

麦客

邵振国



14.572

73 01519

34

麦 客

14.572

01519

邵 振 国



作家出版社

麦 客

邵振国著

作家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7.375 插页：6 字数：125千
1986年9月北京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：0001——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248·099

定价：1.50元

序

秦 兆 阳

我先看了《麦客》电视，引起了对原作的兴趣。因眼睛不能看小字，让女儿给我朗读了一遍。随着情节的进展，作者把我带进了一幅田园风俗画之中、一种沁人心脾的情味之中。三、五个人物活现在我脑子里。酸苦、善良、勤劳，加上封建旧观念的束缚，使人不能不同情他们，喜爱他们，因他们的处境和命运而引起某种遐思和愿望。“热爱他们吧，帮助他们吧，为这样的人民尽你的责任吧”。这仿佛是作者的诉说。这诉说隐藏在字里行间之中、朴素的乡土气息的语言之中，象一股来自深山石隙的泉水，响着天籁般的诚挚的声音。

热爱人民，热爱乡土，跟土地一起呼吸。这似乎是作者的气质。这气质决定了作品的格调，一首辛酸而又温热的小诗。

小中见大，灵而不空，朴质而又清新，余味不尽，好！

一九八六年四月于北京



邵振国漫画像

朱成林 作

小 传

我是一个没有幽默的人。阅历不深，但又喜欢以深沉的情感来体味生活。因而我的作品很少给人以欢快和乐趣。一九四八年我生于北京，母亲抱着光着屁股的我照了一张相，那时，我那张小脸便十分严肃，眉头紧皱着。后来随父母迁居兰州，中专毕业后步入社会，由一所艺术学校进入一个文艺团体，做导演，搞编剧，如今又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。过去——我的“童年”，幼稚、愚昧，使我至今带着伤感和悔意回忆起它。在我那“童年”里，我结了婚，又离了婚；我读了不少书，却又并没读懂什么；我结识了不少人，有良师、益友，也有别的什么人；我得到了不少人的厚爱，也遭到不少唾弃与憎恶……当我那“童年”业已结束的时候，我才觉得自己开始真正地认识生活。是的，生活并没有更多地给予我什么不幸，而我奉还给生活和人们的也不是抱怨，请相信，那更多的是爱。用鲁迅的一句话，我谨将我的作品“赠予友与仇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……”

出版说明

文坛时有新星升起。一批思想锐敏、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，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。为扶植新人、繁荣创作，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。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，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。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。我们深信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，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！

作家出版社

目 录

序……秦兆阳 1

买 驴 1

麦 客 22

狗旦余话 64

晨曦洒在这里 84

旧大路的废墟 162

买 驴

孟正福来到市场的时候，太阳已经烧人了。他那酱紫色的脸渗着油，几道横贯额头的深沟里流着汗，顺着干瘦的面颊直流到下巴上那把麻黑的山羊胡子上来。可他背着手擦也不擦，只把那双亮而有神的眼睛狠狠地眨了几下，高高的鼻梁耸了耸那副水晶石的眼镜，目光从镜片后面射出，贪婪地扫视着每一头驴。

黑灰的、土赭的、麻花的各色驴背，在太阳下闪着光，拍一掌，腾起一团尘土，使孟正福眼花缭乱。这又是一头老骗驴，他拽起驴尾巴，用力地拉了拉，那驴动也不动，只把一根尾毛留在了手茧上。孟正福问道：

“价，‘塌’不？”

“不塌！”卖主不屑地虚眯着眼，吧嗒吧嗒地咂着羊腿骨烟袋，“你看嘛，口青着哩，也就是个十岁！”

孟正福那狡黠的目光，从水晶石镜片的上方钻出来投向卖主，嘿地一笑说：“十岁上没有它了！”

“哎，你要识口哩嘛！”

“嘿嘿，我不识口哇！”说着，目光垂下来，又落在那驴尾巴上，“尾巴都挣干了！”

旁边的人哄地笑了起来。卖主憋气地说：

“你不实心买，话说得那么刻薄干啥！”

边里倒是蹀着几位实心的买主，可他们没讨上好价，刚刚“败下阵来”。其中一位老者报复地笑着搭了腔：

“说话的嘛，‘刻薄’个啥？那上槽牙都磨平了……都是老农民嘛，谁不识个口？”老者缺了门牙，说话直漏风，虎牙黄黄的，龇在外面。“驴子是个好驴，可就是老些，比我都，都老嘛！”

于是，又是一片笑声。孟正福随着没牙佬也笑咧了嘴。心想，我要的驴，得使唤一辈子哩，不是它还死在我前头！农民，别看他们嘻嘻哈哈的，买头驴比嫁女子、娶媳妇还看得重呢！

驴，先时并不怎么打眼，犁地不如牛，套车不如半个骡子，只有推磨的时候才想起它。可现时，队里包产到户了，一下把驴子抬上了天。碱滩大队

的老农民们说：唉，驴子吃的少干的多，用场广得很！犁地去，和组里谁家的合一轱，不合了，叫个娃子旁里搭搭肩，那比它“东方红75”犁得细，犁罢不用整，自然平着哩；拉个肥送个粪的，地里也能进去，麦黄了还得靠驴打，拉个碾子利得了不得；果个粮卖个菜，千儿八百的背上一驮，车子一套，比它“手扶55”快，还自由，想快了加两鞭杆，蹄子响得嗒嗒嗒的，想慢了也不用“刹闸”，它自家就慢了……

确实，现时“盘光阴”呢，没个驴咋行，孟正福可尝够了没驴的难处。上次进城，队里的张家爸去卖猪娃，车上轻轻的，捎上个人本来不费驴子的啥劲，孟正福就坐上了。没走上几站路，张家爸脸沉下了，嘴上却说“坐着，没啥，坦坦地坐着”，可驴子慢了也不加鞭，不一会儿，他自己跳了下来，说：“孟家爸，你坐着，我走走，给咱吆车。”孟正福忽地涨红了脸，一蹦子跳下车，说：“他张家爸，你头里去吧！都是个农民嘛，谁不懂得疼牲口！”说罢胡子一扭，朝着白花花的盐碱小道走了。

今早进城，还没动身就难心起来：“喂，这三十里咋去呢！还搭别人的驴，沾人家的光，我孟正福也是个要脸的，除了‘挣粮食’那件事，谁能说我个不字？走上去！今天说啥也得把驴买了！”

天不亮就甩开脚板子走出庄，到了太阳高起的时候才踏上柏油官道。脸上冒出细细的汗珠，山羊

胡也抖动起来。这时身后响起清脆的驴蹄子声，呱嗒呱嗒的，他刚想回头看看，却立即挺住了脖子。

“哦，哦”两声，蹄声放慢了。一看，是本家子老五，拉着一车水萝卜。

“大哥，进城去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遛一转。”

孟正福打量这一车水萝卜，心想，这一车立时就变成两车了！在碱滩五分，到了甘州城八分都抢哩！年时春上，菜水还没上市，听说城里洋芋涨到两角，孟正福决定把那半窖洋芋拿出卖掉，好攒个驴钱，便把队里开“55”的小伙请到家里，一顿“米拌面”，连开三大碗。事后，“55”跑了一趟，价钱卖得不坏。可到年底结算，会计把一张欠条给了他，他忙说：“啥欠条？我那是带捎的！”会计说：“啥个‘带捎的’，‘55’跑一趟就得四十！”孟家爸的山羊胡子一下子竖了起来：“四十？日他妈妈的，我……我的一条驴腿又不见了！”

眼前，他禁不住狠狠地盯着拉了这车水萝卜的驴。

“来，上来搭个腿！”老五说。

“不，你头里走！”

“上来呗！”

“噯，你头里走呗！”

呱嗒呱嗒一溜蹄声响了过去，把孟正福冷冷地落在后面。不一会儿，车子在前面停下了，直等他赶上来，老五跳下车，说啥也要让他坐上一块走，他拉不下脸便坐上了。

辕头宽宽的，平平的，上面铺着块早年自织的合子。老五坐在左边，舒坦得摇着杨树条鞭杆，哼起了秦腔“二六子”，配上那呱嗒呱嗒的驴蹄子声，就象合上了板鼓，真是“有板有眼”；孟正福坐在右边，左挪挪右蹭蹭，总不自在，听着那蹄声，望着那蹄子灵巧、利索地在那柏油官道上来回倒换，不觉心思沉沉……

那是闹灾的时候，队里的牲口今个明个地挨着死，没办法把剩下的几头驴作价给私人。分到手，也多半宰了驴肉卖了、吃了。可孟正福的驴却一天天毛色亮了起来。自然灾害刚过，队里又要收回，那天下工回来，孟正福奔进驴房房，冲着驴发起呆来。小女儿芳芳跑来说：“爸，我娘母子叫你吃饭去！”那时老婆子正怀着小儿子，她年时亏了身子一直没补起，落下了病根。“娘母子说，‘收了收去，别操那驴心了！’”孟正福“嗯”了一声，却没挪窝。多好的“赛骡子”啊！口青得比个娃子小，力大得赶个大汉强，眼毛长长的，眼仁灵性得会说话，鼻孔净净的，唇口白白的，从不滴涎水……他站起身，不住地扒拉着那双大耳瓜子，把豆大的泪珠打在上面。

可没几天，正巧赶上刘少奇“刮单干风”，驴也就没收成。那年，这头赛骡子真没少干，务个菜水，河滩里拉些茭茭，编些筐筐、背兜、车帮子啥的，驴一驮就走了。可挣下些钱，又都给老婆子治了病。老婆子生下小儿子病大发了，末了终归抓着老小的手，闭上了眼睛。为了办丧事，芳芳的姐几次话到嘴边又合着泪咽了，可终究说：“爸，别愁坏身子，咱把驴……卖了吧！”

……

黑灰的、土赭的、麻花的各色驴背，在太阳下闪着光，哪一头象自己卖掉的赛骡子啊！孟正福从偏午到后晌，没能看中一头驴，却想起了许多往事，未免有些怅然。

后晌，太阳更毒了，晒得牲口、猪娃子吱哩唔哩地叫娘母子呢。孟正福走进卖芦苇、茭茭的凉棚，在一条板凳上坐下，取出块馍馍和一根小葱，吭吭地嚼起来，那神气象是说：不买上驴，决不回去！“老爸，喝茶不？”老人一转脸，才看见茶摊，目光抬起想问个价，可没等那口干馍馍咽下嗓子就又摇了摇头。“老爸，地方窄狭，别人要坐板凳哩！”“嗯？”老人扭着脖子斜眯着眼，把那口干馍往下一咽，噗的一声将两枚硬币拍在了茶桌上。说：“怪球子，来一碗！”茶主笑了：“就是嘛，戴着那么好的镜子哩，一碗茶喝不起！”“怎么，镜子好，卖给你？”“多少？”“价大得吓死你哩！”“噫，我见的多了，你

的这，最多值五十，卖就拿来！”“哼，让你赚大价去！”正说着，老五满脸喜气地走进凉棚。

“大哥，喝茶呢？茶主，来，给咱浓浓地泡上一碗！”

看得出，他那车水萝卜赚了大价。挺着胸脯，直着腰坐在了茶桌前。孟正福望了望他那鼓囊囊的上衣口袋，不无嫉妒地说：

“菜水都卖啦？”

“哈，早就抢光了！噢，大哥，用钱了就喘个声，我这搭……”

“不用，我有。”

老五笑嘻嘻地，把抬向胸口的手缩了回来，端起茶，吹了吹，象喝“陇西大曲”似地喝了一口，之后说：“大哥，进城是看女婿娃的吧？”老五知道他是来买驴的，早上搭车的时候他就看出了他进城干啥。

孟正福一听，横起了脖子，气冲冲地说：“哪搭的女婿娃！我的女婿娃就多得很，还把老腿跑断呢！”

老五嘿嘿一笑，又绕着弯子说：“听说栓娃他们厂子快撤伙了，现时发着百分之之几的工资……”

“啥？”孟正福心里咯噔一声。他头一回听到这一说。

“你想哩嘛，驴子一天一个价地涨哩，他们的拖车喽、收割车喽的谁要哩！唉，那娃挣两大钱也

难心！”

孟正福半天没喘，端起的茶碗慢慢地又放在了茶桌上。

二

栓娃是芳芳的对象，还没过亲，现时过成过不成还在两下里呢。说孟家爸彩礼要得重？倒也不是。这甘州百十里，谁家的女子不要个千儿八百？可孟家爸拉不下脸，说，“人要有心哩嘛，都是老农民嘛！”大女儿瑞芬过门的时候，他只要了百十斤麦，外加一副水晶石眼镜，还是旧的。大女婿嘴甜，说：“知道爸早就爱个镜子，这是我祖上留下的，值价得很！”孟家爸并不是不识货，可也乐呵呵地戴上了。过后只说了句“唉，等我的芳芳过门子的时候，我非攀他个富家子，狠下心要个大价不可”，不想一晃这个时候到了，芳芳却“自由式”地爱上了穷家子的栓娃。

一天，孟家爸去黑河口扫粪，芳芳在河边洗衣服，见他过来，忙把手里的一件汗夹子往河石底下塞。他装着没见，看边上摆着一大捆芨芨草，那扣花子不象是芳芳的把势，便问：“你扎的？”芳芳“嗯”了一声，脸红得象喝了酒。老人往过一走，草滩里嚓啦啦地直响，再一看，栓娃光着个油黑的膀子扭巴着站了起来：“孟家爸，我，我打芨芨哩，芳芳……芳芳硬是要给我洗，洗汗夹子哩，我，我……”

孟家爸一怔，这才意识到女儿大了，也要出门子了，再看看栓娃，膀大腰粗，浓眉大眼，憨憨实实，倒也罢了，可他家里呢？人口稀，劳力少，虽说有个叔伯在县商业局做事，但从不接济个啥；前几年栓他爸搞了个营业证，倒是挣了几大，可“一打三反”一来，一下整得赔了个净光，接着屋里老人过世，又拉下一屁股帐。芳芳没娘，自小受苦，总不能过了门再接茬受！因此他狠狠数叨了女儿好几回。

可第二天，他打柴回来，一进柴禾房，就是当年那间驴房房，见柴禾堆得满满的，这边是骆驼草，那边是芨芨，高头摆着杨树条和沙枣枝子，摆得整整齐齐。可芨芨边里露出几条腿，嗖的一下缩到了里面，过去一看，老人家气得胡子朝了天，真想大骂：“驴日下的，给我滚出去！”

唉！骂啥呢，芳芳又不是个不懂事的娃！娘母子过世后，娃六、七岁就跟爸编草活；冬天里烧炕，沙漠滩上挖草，风沙把娃刮得没鼻子没眼的，穿着个光板子老羊皮，长得拖在地下，前面走，后面就把脚印扫过了；后来，扯衣服做针线，打粮磨面，糠麸子焖醋，喂猪垫圈，啥不是她做，就连小儿子上学也得她操持。前年小儿子毕业回来，拨到了“农科队”，还找了个小知青，那姑娘一进屋就“爸”、“姐”地叫哩，屋里真的红火了。不是芳娃子，哪来这个光景？庄上谁不说，“谁家要上芳芳，算是把天上